紅樓真夢/0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真夢

◀上一回

第四回　哭怡紅冷麝離魂　棲櫳翠寒鵑弔夢

下一回▶

話說寶釵、探春、湘雲正在緩步出園，聽了玉釧兒傳述的話，忙即同赴王夫人處。王夫人此時歪在炕上，靠著石青緞面靠背，繡鸞在旁邊捶腿，李紈也站在地上，陪著說話。

湘雲見著李紈，即向他道喜道：「蘭姪兒自小就喜歡唸書，果然高發，這也不枉大嫂子一番心血。」李紈道：「這孩子太僥倖了，我還叫他多唸書呢！」湘雲又道：「剛才我們走過稻香村，我估量大嫂子還住在那裡，就要走進去。虧得寶姐姐告訴我，才知道大嫂子搬了。」李紈又提起姑爺之事，向湘雲寬慰了幾句。

王夫人道：「你們逛了那幾處？這們大冷天，梅花也還沒開，可有什麼可逛的呢？」湘雲道：「我好久沒到園子裡頭去，想不到這們荒涼！到底房子是要有人住著才好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這還算好呢，前兩年誰敢去呀？他們說的也太邪胡：說是鳳丫頭在那裡見了鬼才得病的；珍哥兒媳婦走過園子裡，撞見了什麼，也病了好多天；大老爺不信，親自睢去，白天裡也碰見妖怪了！好容易請老道淨了宅，這些時才安靜些。」探春道：「凡是這類的話，多半都是小廝、婆子們編出來嚇唬人的。嚇得人都不敢去，他們就得了法，偷的偷、賭的賭、躲懶的躲懶，什麼事做不出來？這些話不要聽他，一鎮靜就沒事了。」李紈道：「三妹妹這話很對。上回大老爺到園子去，小廝們分明瞧見一隻大錦雞，

愣說是紅眉毛、綠眼睛的妖怪。

大老爺也就信了。後來，還是他們自己說出來的。」一時，王夫人想起要問寶釵的事，便說道：「明天是臨安伯夫人的生日，咱們是孝家，不便去拜壽，也應該送一份禮才是。」寶釵回道：「早上見著平兒，他說照往年的規矩預備下了。太太看派那幾個老婆子送去呢？」王夫人道：「吳新登媳婦、鄭好時媳婦都去過的，隨便再帶兩個人同去就是了。」繡鳳進來回道：「太太，飯擺齊了。」王夫人對湘雲等說道：「你們也在這兒一塊兒吃罷。」丫環們聽說，又重添了匙箸。大家同至外屋，王夫人讓湘雲上坐，湘雲不肯。仍是王夫人正面上坐，湘雲、探春各依左右坐下，李紈、寶釵只站著照料。等王夫人吃罷，另擺匙箸，方隨著吃了。又挑了兩樣菜給平兒送去。大家仍陪著王夫人閒話。

探春要回房去，卻問湘雲道：「史妹妹今兒晚上想必不回去的，就住在我那裡罷。咱們多親熱親熱。」湘雲道：「我們說好了，還鬧寶姐姐去！」王夫人便叫彩雲去替史姑娘安置牀帳。寶釵道：「太太不用提另費事。襲姑娘出去了，我們那裡牀帳是現成的，只是委曲了雲妹妹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你們都這們大了，你史妹妹又出了門子，還這們提名道姓的？」寶釵笑道：「往常叫慣了，一時不留神，就順嘴溜了出來。幸而在家裡，若在別處，要叫人笑話了！」

王夫人道：「你說起襲人來，我正惦記著。這丫頭素來老實，不知道嫁到那邊，待他怎麼樣？你打發人去瞧瞧罷。」寶釵道：「我也是這們想，前兒打發焙茗去瞧過了。那家姓蔣，住在郊外紫檀堡，離城有十多里地，也有些田地產業，待襲人也很好。上下都稱他奶奶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這也罷了！咱們總算沒有造孽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太太可知道那姓蔣的是誰？原來就是蔣琪官。」王夫人忙問道：「那個蔣琪官？這名字彷彿怪熟的。」湘雲道：「不就是忠順王府裡唱戲的麼？那年二哥哥挨了老爺一頓打，就為的是他。」寶釵道：「可不是麼！他知道襲人是你二哥哥的人，所以很給他面子。襲人在外頭不肯說是丫頭，還假充咱們府裡四小姐呢！你說可笑不可笑？」

王夫人道：「我最恨是這般人，偏寶玉沒出息，要和他們在一塊兒混鬧。那唱戲的有什麼好人呢？」湘雲道：「這蔣琪官雖然唱戲，城裡頭倒很有名氣。聽說那年他二十歲生日，有一位太傅還替他做詩揄揚，連我叔叔也認識他。」探春道：「好不好的總是一個小旦，襲人向來是要強的，如今配了戲子，他就甘心情願麼？」寶釵道：「他初去也哭了幾場，後來就好啦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只要他們夫婦和合，戲子不戲子也只好任命

了！若不是這等人，誰肯娶襲人做原配呢？」湘雲道：「襲人也服侍過我，我聽說二哥哥出了家，他哭的了不得，生怕他一時心上想不開行了短見。想不到他……」

剛說到「他」字，忽見鶯兒急急忙忙的走進來，臉色都變了，見著寶釵忙道：「姑娘快去瞧瞧罷，麝月姐姐不好了！」

寶釵驚訝道：「剛才他還好好的送我出來，這是那裡說起？到底是什麼急病啊！」鶯兒道：「不是病，是哭著背過去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就去看看罷，看是什麼情形，就打發人來告訴我。」李紈、探春都道：「我們出去瞧瞧。」湘雲道：「據我看這是肝厥，一會子轉過來就會好的。太太不要著急。」說著，也和寶釵同去。

到了新房那院，見麝月歪在耳房裡小竹牀上，面如金紙，一無聲息。秋紋、碧痕和小丫環們都在地下圍著看他，有叫他的，有掐人中的。手忙腳亂，攪成一片。寶釵等進去也沒覺得。

寶釵不便說他們，只向著鶯兒道：「到底是怎麼哭壞了的？這們大的丫頭，一句明白話兒也不會說。」秋紋聽得寶釵發怒，才連忙直起身來，定神細述了一遍。

原來那回癩和尚送了玉來，麝月多了一句話，說道：「虧得那年沒有砸了！」寶玉聽了，立時就厥過去。麝月又悔又怕，心裡打定主意：若是寶玉死了，他便跟了去。後來寶玉返過來，漸漸全好了，就也打斷念頭。及至寶玉場後走失，麝月哭昏了幾次，總盼著寶玉回來。那天賈政家信到了，提到遇見寶玉，已做了和尚，寶釵、襲人哭得死去活來。麝月只暗地裡垂淚，心想古來有殉故主的，沒有殉和尚的。正不知如何是好，又聽說老爺的主見，凡是寶玉屋裡的人，一概要打發出去。展轉思量，便又決定了一個主意放在心裡：若是容我在這裡呢，我便盡我一輩子的心，目前伺候二奶奶，將來扶持哥兒，也算對得住寶玉的了；若是依老爺的主見，定要打發出去，那可沒法子，只得拼著一死。背地裡只和秋紋談過。

及至襲人出去，他心裡想：襲人是寶玉第一個人，又是一半過了明路的，尚且要打發出去，像我們更不必說了！只是各人有各人的志向。我地位雖不如襲人，說起受恩是一樣的。他平日挑三窩四，損人利己，什麼事我不知道？那年誆著寶玉說要出去，害得寶玉失魂落魄。他趁此又要挾了許多言語，寶玉件件依從，甚至斷釵立誓。又有一回嘔些閒氣，說死說活，寶玉說道：「你死了我當和尚去！」看得他如同林姑娘一樣。就是

萬一寶玉死了，他不能跟了去，也應該守的。難道忍心說第二句話？如今不過當了和尚，他便掉頭不顧，往前溜達著去了！倘或一朝寶玉還俗回來，看他有什麼臉見人？往常寶玉在家，什麼事他都站在頭裡，我只可跟著他走；現下他別抱琵琶，負恩改嫁，我也跟著他走麼？如此思前想後，非只一日。

這天，送了寶釵出去，回至屋內，並無別人，便和秋紋細談肺腑。訴說一番，又啼哭一番！又怕外人聽見，勉強抑止，不敢放聲。不料一口氣堵住，便昏暈過去不省人事。秋紋又驚又痛！連忙喊了眾丫頭進來幫著叫喚，總不見甦醒。鶯兒嚇昏了，才至寶釵處送信。

此時，寶釵聽秋紋說了詳細情形，知是急痰壅閉，忙即傳知外面管事們速請王太醫。湘雲說起四牌樓西有針科大夫，人都稱他金針王，治奇疾神效。湘雲的叔叔史鼎，有一次墜馬昏厥，經他針治，只施了三針，立時救轉。寶釵聽了，又命人飛馬去請。偏生那天王太醫在太醫院裡值夜班，來不了。那金針王先已出馬，輾轉尋著，剛來到府門，麝月已經氣絕體冰，面帶笑容去了！眼角卻還掛著淚痕。

王夫人正打發彩雲來問，見此情形，忙即回去說了。李紈、探春也上去詳細回明。王夫人聞知，即令寶釵同湘雲搬至上房東偏院三間北屋暫住，留秋紋、碧痕等在那裡看守。

賈政那天在東府賈珍處吃飯，夜晚回來，聞王夫人告知此事，非常感歎！當下即叫賈璉進來，當面吩咐：一切悉依寶玉側室之禮，移至梨香院從豐殯殮，過七日移靈家廟。發引之日，寶玉房下諸人，皆送至鐵檻寺安厝方回。賈政又傳諭另賞百兩給他家裡，在麝月也算很風光的了！此是後話。

且說那晚寶釵和湘雲同住東偏院，鶯兒、翠縷即在外間作伴，二人閒談。翠縷道：「今兒咱們在一頭兒睡罷，我有點怪怕的！」鶯兒道：「怕什麼呢？麝月姐姐跟咱們很好，他又是好死的，就來了我也不怕。」翠縷道：「若論麝月姐姐那人，真沒什麼可怕的。他平日那麼和平，好像鋸了嘴的葫蘆，想不到有如此烈性！」鶯兒道：「人是不容易看出來的！襲人姐姐哭的那麼死去活來的，到末了倒沒有事；這位不聲不響的，誰都沒提防他，倒有他的老主意。這種事本不是做給誰看的，只在自己的良心上過得去過不去罷了！」翠縷道：「我每回跟姑娘來住，姐姐們大家玩玩樂樂。只有他從不多走一步，只一心服侍二爺。有一回，我見寶二爺從老太太那裡下來，他和秋紋一個捧著帽子，一

個捧著衣包，很像戲台上的龍套。如今，他這一去，可能跟二爺在一塊兒呢？」鶯兒道：「這事誰能知道？人說你有點傻，這真是傻話了！」

裡間寶釵、湘雲也正在閒談。聽見他們這番話，不免暗添傷感！寶釵道：「像麝月這樣，也算死得其所了。我就沒有他的造化！」湘雲道：「寶姐姐，你向來豁達，何以也有此迂論？若論我們二人所處的境遇，都得算命苦的。可是你比我就強得多了：頭一層，你有母有兄，家裡也還過得；第二層，翁姑健在，又聽說你已有喜信，將來生個好兒子，作老封君，那稻香老農不就是榜樣麼？」寶釵道：「我那個哥哥你還不知道麼？只有叫我擔心的。這兩年，我媽媽也是七病八痛。至於仰事俯育，那一件是容易的？都說希望將來，准知道將來怎麼樣？

我也不做此癡想。做程嬰、做公孫杵臼，所見不同，各盡各的心罷了！」

湘雲道：「大凡一個人的性情，和他一生福澤很有關係。不是我當面恭維你，像你這樣待人處事，怎能沒有後福？你看那顰兒，口角尖刻，做詩也好用奇僻的心思。我勸過他多次，總改不了，到底缺壽。」寶釵道：「說起顰兒，我們也很好的，我當他親妹妹一樣看待。那年，我搬出去就捨不得他，還單寄給他琴曲呢！他那人另是屈原、賈宜一流人物，那性情專摯我們都不如他，只不過世故上差點。後來那樣多思多疑，一半由於境遇，一半也是病支使的，不能怪他。」湘雲道：「那紫鵑不又是顰兒的屈原賈誼麼？」寶釵道：「就因為他們主僕性情相同，所以才有那樣的情誼！這也是勉強不來的。」說罷，歎息了一番。

一時，寶釵想起湘雲境況，說道：「這一向我總惦記你，你來了，倒說這些不相干的閒話。到底你那邊家境如何？還有點底子沒有呢？」湘雲道：「除掉那所破房子和零碎家具，幾箱子舊書，此外還有什麼？」寶釵道：「這就難了。你那嬸娘的脾氣我們都知道的，往常還多嫌你，何況又嫁了出去！你不要多心，依我說也得打個正經主意才是。」湘雲道：「像我這們一個孤鬼兒，還打什麼主意？難道教我去做襲人麼？豈不是笑話！我也想過：死呢？也沒什麼留戀的，只沒有那勇氣。做尼姑呢？跟我性情不對。必不得已，或許到那侯門公府裡去教書。空的時候，容我做做詩、修修道，這就是最好的日子了！

「寶釵道：「何必教書呢？你要修道，這裡櫳翠庵就很清靜，四妹妹一個人住著也寂寞。你若不嫌他孤僻，就搬了來和他做伴兒。他念他的佛，你修你的道，咱們還可以

常常聚會。三妹妹不是說要你住長了重興詩社麼？想來太太也沒有什麼不樂意的，不比別處去強麼？你那幾間破房子租了出去，還可以貼補點零用。你要不多心，就這麼著罷！」湘雲道：「這也罷了，只是叔叔回來，知道我閒住在別人家裡，恐怕不大合適！」寶釵道：「這有什麼呢！你叔叔若回來，你時常家去看看，或是兩邊住住。誰敢攔住你呢？」湘雲道：「這一來，我可成了你們賈府上的道姑了。你可別學鳳姐姐，叫什麼芹小子、芸小子來管我！」說罷，撲嗤一笑。寶釵不由得也笑了。猛聽得外屋大自鳴鍾上的金鳥兒嘀咕嘀咕的十幾聲，寶釵知是已交子初。說道：「夜深了，你還有擇席的毛病，早些睡罷！」一宿無話。

次日，惜春聞知麝月之事，來安慰寶釵。紫鵑知湘雲來了，住在寶釵那裡，也跟來想見見湘云。可巧，湘雲同寶釵尋薛姨媽去，都沒有見著。紫鵑卻到麝月停靈處灶香下拜，痛痛的哭了一場，然後回櫳翠庵去。

原來，紫鵑本意也要跟黛玉去的，只因自己是賈府根生土長的奴才，去殉黛玉近於無名，所以就耽擱下來。自從跟了惜春，每日木魚經卷裡混著，心裡倒比先清靜。只是想起黛玉來，花晨月夕不免背人落淚。他起先因黛玉之死，也深怨寶玉負心。

那天晚上，寶玉在他窗根底下站了大半夜，他雖然始終不肯開門，那一種柔情密意，豈能一無感動？後來，又聽到寶玉出家的消息。心中暗想：往時在林姑娘身邊，常聽寶玉說當和尚去，這可真當了和尚了！記得那年寶玉說起這話，林姑娘聽了還生氣呢。如今他若知道了，還生氣不生氣？還是恨他呢還是可憐他呢？丟下家裡這些人，背地裡去當和尚，又沒有人領情，那才冤呢！此是紫鵑受寶玉那一番情感，有替他原諒的意思，才生出這些胡想。卻不曾和惜春談起。

此時，聞知麝月殉主，更增傷感。自己和麝月雖不甚親厚，想到他致死之因，由寶玉出家而起；寶玉出家，卻為的是林姑娘。豈不是林姑娘坑了寶玉，間接的又坑了他麼？又想起自己要殉黛玉沒有殉成，他倒真殉了寶玉。由憐生愧，由愧生敬，並成了一種痛淚。大家以為麝月拼著一死，就有點傻氣；紫鵑和麝月並非親切，那裡來的這些痛淚，更是傻氣。卻不知其中都有至性至情。

那天回至庵裡，惜春見他餘痛未紓，神氣還是愣愣的，知是為的麝月。便笑道：「傻丫頭！你別看他死的可憐，也許得了好去處，比咱們活在世上的還樂呢！」紫鵑道：「他是跟寶二爺去的，這一去可能就見著二爺麼？」惜春道：「各有各的去處。那鴛鴦

是殉老太太的，還跟老太太在兩下裡呢！」紫鵑道：「那麼說可太冤了！白送了一條命，還是跟不上、見不著，那是圖什麼呢？」惜春道：「也不能這們看法。凡事有因有果，目前之因造成將來之果，總有個補償的時候，不過時間早晚罷了！」

紫鵑道：「他們都有個去處，難道林姑娘倒不如鴛鴦、麝月麼？」惜春道：「林姑娘的來歷，當然在他們之上。那去處更不用說了。」紫鵑道：「我們若修成了，到底見得著見不著呢？」惜春道：「那在你的心。」紫鵑笑道：「他們都說寶二爺做和尚是為的林姑娘。那年，二爺會那癩和尚，又說什麼大荒山青埂峰，那是什麼地方？林姑娘就在那裡麼？」惜春道：

「林姑娘未必在那裡！可是，到不了那裡，見不著林姑娘。橫豎不脫因果二字。由因生果，果又生因，因果循環，總不如不造因的乾淨！」紫鵑道：「姑娘越說我越不明白了！」惜春一笑，向紫檀架上撿出一部楞嚴經，點上藏香，自向佛前持誦。

紫鵑掀簾出去，在廊下憑欄小立。想起湘雲這回來了，尚未得見。因而，追想那年中秋，湘雲和黛玉在凹晶館做詩，夜深未回。自己和翠縷四處尋找，走遍了大半個園了。虧得夏老婆子說是同妙玉走的，才尋到庵裡來。彼時，在月亮底下，見庵居幽雅，收拾的又十分乾淨，恨不得常住在這裡，不料，如今倒住長了。可是，庵裡當家的老婆子龍鍾白髮，至今尚在。

倒是黛玉和妙玉如許妙年，反遭橫折，這更是想不到的！

猛一抬頭，見欄杆外幾棵紅梅，剛在試開。那一枝老乾，斜出牆上，堆著無數花蕊，更盤屈有致。不免移步至花下，徘徊良久。又見地上有雀兒啄下的幾朵落梅，忽想起黛玉葬花的事。如今，就落得滿園子的花，誰還有那閒情肯去收拾呢？彷彿記得那鸚鵡念的兩句葬花詩，有一句是「他年葬儂知是誰？

「此時，林姑娘的靈柩早已回南，不知葬了沒有？他家裡並沒有什麼親人，到底誰給葬的？就是葬了，又誰去瞧瞧他呢？想黛玉如此聰明絕色的女子，弄到一無歸宿，真應了他的那句詩了。怎不令人傷痛！

那年，他剛從南邊來，跟著老太太，安置在碧紗櫥裡。身材還小，只像那通紅的嫩蕊似的；後來漸漸的大了，常帶著幾分愁病，就像那半開的梅花。花兒未曾開足，便被

那雀兒啄下，再不然也是風兒、雪兒的欺著，帶著蒂兒就枯了！花兒落了，年年還會重開，人可沒有死了重活的。可笑那回寶玉叫襲人背地裡問我，說是他雖見了棺材，不知林妹妹果真在那裡沒有？

定要我實說了，他才放心。那意思恨不能把林姑娘從棺材裡拖出來，可不是傻氣！古來那有死了的人，從棺材裡重新拖起的呢？

還有人造謠言，說林姑娘有什麼紫金魚兒，殮的時候含在嘴裡，那屍首永世不壞的。果然有這奇寶，怎麼我紫鵑會不知道呢？這話幸而寶玉沒有聽見，若吹到他耳朵裡，一定要開起來瞧瞧，那就更笑話了！又想到黛玉臨終時候，空中音樂聽得甚清。有人說，就是那邊喜事上用的細樂，被風吹了過來。別人信了我卻不信。那天，我親自聽了好久，那是人間的笙簫管笛呢？這們想，林姑娘準是成了仙了！他前年在瀟湘館寫經，掛著那幅「鬥寒圖」，畫的是青女素娥，長袖飄飄，彷彿要駕雲飛去似的！難道林姑娘也如此飛去了麼？這一去，可往那裡尋仙山樓閣呢？

我聽襲人說：寶玉獨睡了幾夜，盼著林姑娘來入夢，總沒夢見，這才死心。寶玉呢，姑娘原也恨他，不給他托夢也是有的。怎麼我們主僕好了一場，臨終還拉著我的手兒不放，也不給我托個夢呢？我夢裡若能尋著姑娘，就跟他去我也情願。正在胡想，忽聽惜春叫「紫鵑添香」，忙應著進去了。那天夜裡，服侍惜春睡下，自己要去打坐，見梅影在窗，橫斜如畫。掀簾一看，月光清澈如水，照著梅枝上，花光倒射，都似鋪著一層水銀。又觸起日間的幻想。回到房裡，挑起銀燈，取了一串珊瑚數珠，便向蒲團上趺坐念佛。念了幾十遍，心中只是忐忑不寧！

朦朧中，似聽黛玉叫他，尋聲走去，到了一處宮苑，許多奇花異卉，裡面一派宮殿式的房子，低垂簾幕，悄無人聲。漸又走到後院，院內竹陰交翠，十分幽靜。心中狐疑：不是到了瀟湘館麼？細看又不大像，只見上屋燈光掩映，從竹陰中透出。

順著燈光尋去，走過迴廊，隱約聽見笑語之聲，似有黛玉在內。

連忙趕走了幾步，靠著紗窗，向內偷覷：見一個宮妝美人，在炕上靠隱囊歪著。那似蹙非蹙的眉，宜嗔宜喜的面，宛然就是黛玉！心中想道：姑娘敢則在這兒呢？又看那炕前站著兩三個丫環，面貌很熟，只想不起是誰。仔細瞧去：有像晴雯的，有像麝月的，還以為黛玉活著。心想：這地方像瀟湘館，那些人又都是怡紅院的，如何姑娘和他們在

一起呢？急欲進內一看。

剛走到正廈，揭起珠簾，便有一個宮妝侍女迎面擋住。叱道：「這是絳珠仙宮，你是什麼人敢來窺探？還不快走麼！」紫鵑央及道：「我是來尋林姑娘的。好姐姐，你給代回一聲罷！」那侍女繃著臉著：「誰是姑娘？誰是姐姐？不要混扯！」

紫鵑不得已退出。恍惚走過了許多院宇，都是丹楹深窈，玉砌迴環，不知從何處走出。見迎面來一女子，手捧畫冊，頗似鴛鴦。紫鵑喚他，似沒有聽見，忙要上前拉住他。

不料，走得慌了，絆著一棵樹上。那樹嘩喇的一聲，直向身上倒來！似天崩地坼一般，不覺驚醒。醒後，還聽得一片巨聲。欲知此是何聲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